

平生自得為口忙

歷春蔬。」你看，就連在家宴請賓朋這般極為家常的事情，居然也能欣然成詩，傳為佳話。

宋代還有一位叫林洪的進士，熱衷於流連山野間尋訪美味食材。所著《山家清供》一書，收錄了各種以山野所產野菜、菌菌、水果、動物為原料的食材，並詳細介紹了這些山家美食的用料與烹飪方法，堪稱一本標準的宋朝食譜。最有趣的是，有一年冬天，林洪在武夷山捕獲了一隻肥美野兔，可是荒郊野外，怎麼吃卻犯了難。這時，恰巧一位老食客路過，教他把野兔肉切成薄片，用筷子夾着在熱氣騰騰的湯水中一燙，再蘸上「酒醬椒料」製成的調味汁水，兔肉就做好了。吃完野兔，意猶未盡的林洪一邊回憶野兔肉鮮美的味道，雲霞一般的顏色，一邊很文藝地為這種烹飪方式取了個頗具詩意的名字——撥霞供。後來撥霞供傳入市井，人們爭相效仿，用各種肉類和蔬菜涮食，就演變成了現在的「涮火鍋」。

相比於陸游的專業精細，林洪的山野之味，蘇東坡則算是一位極具靈氣的美食發明家。他曾放言「問我此生功業，黃州惠州儋

州！」他貶謫的一生，也是吃遍天下的一生，而且吃出了豁達和文化。

最喜歡還是那首《初到黃州》：「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在這裏，「為口忙」其實語意三關：既指因言事和寫詩而獲罪，又指為謀生餬口，並呼應下文「魚美」和「筍香」的口腹之美。這個口腹之美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為口忙」，而這個忙非但不會惹禍上身，而且還是一種極大的人生享受；這個笑也並非自我嘲笑，而恰恰是盡得口腹之美後的曠達愜意之笑，不是自笑，而是自得。也正是自此以後，蘇軾才變得越來越豁達、灑脫，越來越痴迷於萬千美食中流連忘返，繼而修煉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大美食家。

繪冠南天

「繪冠南天——粵藏宋元書畫特展」正於廣東省博物館舉行。該展分為「嶺海今藏，宋元意態」「南天古鑿，粵跡留痕」「留芳遺韻，澤被後世」三個部分，向觀眾展出來自廣東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佛山市博物館、汕頭市博物館共八家文博機構宋元書畫及相關文物五十餘件/套。

圖為觀眾參觀《松盤攬勝圖》軸。
中新社



文化什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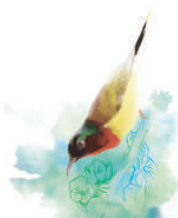
劉世河

諺語云：看景不如聽景。意思是從別人嘴裏聽到的風景，往往要比自己親眼看到的更美好。因為聽景時，我們領略到的除了風景本身，還有說景人的感情、才識、心境與心得。

看景如此，吃也是如此。那些描述美食的文字，就像一道道充滿誘惑的光，吸引我們無限嚮往。

文人愛吃，實乃天性，而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文人不但愛吃，更愛做，而且堪稱烹飪高手。

最專業的就是陸游。首先，他會做的菜品很多，諸如橙汁調和的豬排骨、花椒調味的白鵝、質地甘脆的筍尖、用蕪花絲做的蕪羹……在放翁的詩中，僅詠嘆佳餚，就足有上百首。他不僅會做，還喜歡創新，尤其擅長以普通食材烹製美味。「今日山翁自治廚，嘉穀不似出貧窟。白鵝炙美加椒後，錦雉羹香下鼓初。箭茁脆甘欺雪菌，蕨芽珍嫩



市井萬象



鑽石婚的禮物

今年是我與妻子結婚六十周年鑽石婚，我們不願張揚，誰也沒告訴，但卻有人牢牢记在中心。

一天三妹來養老中心看我們，還帶來一個花籃。由於疫情的關係，她已經有九個多月沒來了。我們看到鮮花，以為是對好久沒見的慶賀，三妹卻照實說來：「慶祝鑽石婚的禮物！」一下使我驚醒。我們不得不感嘆，鑽石婚在三妹心裏一直惦記着。

我們結婚是一九六二年，正趕上困難時期，物資極度匱乏。我們借了一所小學的教室作為會場，花了工資三分之一——二十元買了喜糖分給親友，舉行了簡單的婚禮。那時三妹還不到二十歲，沒想到她全都記在中心。

三妹是我們家最受累的人。大妹身體不好，我是獨子，母親不讓我們幹家務，打掃、買菜、做飯、洗碗都是三妹的事。父母晚年，我們在國外工作，照顧父母以至於他們送終，又都是三妹來承擔。到了我們晚年，入住了養護中心，又是三妹由兒子駕車來養老院看我們，每月一次或兩次，從不中斷。這次又訂了鮮花來看我們，祝賀鑽石婚，我

們不能不從心裏感激。

還有把鑽石婚記在心中的，是在多倫多的女兒和外孫女。她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去多倫多十幾年，心裏一直惦記着北京的親人。本來我們結婚的日期她們沒有在意，但有一年，我們探親去多倫多，在那裏度過了結婚五十三周年，自此女兒和外孫女就把這個日期牢牢記在中心。疫情前，她們一年半載總要回北京看望我們，但疫情後她們已兩年多沒回北京了。她們也不無遺憾地說：「要是沒有疫情我們在北京慶祝鑽石婚有多麼好！」

臨近鑽石婚當天，外孫女發來視頻說，經過反覆商議，為慶賀姥爺和姥孃的鑽石婚，我們決定通過快遞，買些食品送給您們。我們想，這一定是外孫女的主意，因為她知道姥孃喜歡小吃。更令我們驚喜的是，鑽石婚當天早晨，我們又收到一個漂亮的大花籃，上面插着一張賀卡，寫着：「祝賀爸爸、媽媽、姥孃、姥爺鑽石婚快樂！祝福您們身體健康！」下面是女兒、女婿、外孫女、外孫女婿的簽名。

鑽石婚於人生只有一次，雖然我們沒有張揚大過，但鮮花和食品卻令人難忘。



人生在線

延靜

永吉街的不變與變



HK人與事

鄭凱迎

香港早年商業及文娛活動集中於中西區一帶，從中環順次到西環，是商業——南北乾貨貿易——娛樂。中環與上環的分界是一條永吉街，亦是商業與南北貨貿易之分水嶺，至今還未變。

永吉街雖然是街道，但只作行人路不能行車，同樣情況包括並行的永和街、機利文街，及在中環核心地帶的利源東、西街等，這些皆當年的「私家街」，已由政府管理，至今作為行人通道不變；隨時代變化，永吉街原建築在七十年代先後拆卸改建成高廈，街道上有一排排的小販路邊攤，及批發人造飾物及食店等的商舖，目前尚保存早年進駐而較具名氣的文聯莊、檸檬王、忠記及波斯富唱片公司等。

文聯莊是一家提供傳統書寫工具文房四寶及書畫裝裱的商舖，似有多年歷史，與西冷印社有長期合作的集古齋多元文化項目其之一的業務。

李昆祥在一九五五年創立文聯莊，他之前在蘇杭街與友人合作二辦莊（舊貨），分夥後在一九七二年搬遷永吉街。李昆祥對年輕書畫愛好者甚為關照，捐贈紙筆，更保留傳統訂出書畫篆刻訂製的潤例（收費標準），來協助一些小名家。他做生意長袖善舞，不少書畫名家如葉恭綽、商承祚、謝稚柳等也為其店題辭或贈畫。雖然今天電腦及流動通訊已成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文聯莊保留了這傳統文化，選擇了不變。

檸檬王是由曾任職中藥店的唐鏡培在一九七三年創立，早年在永吉街上推着木頭車的車仔檔售賣甘草檸檬，以「遵古炮製 與眾不同」為賣點，自稱「檸檬大王」，經五十多年經營，已遷入店舖而成為品牌小食。忠記是廣州雲吞麵名家麥煥池後人在香港開枝散葉其中的一家，早年全人手以竹升打麵，著名的雲吞麵外，增加了慢火細熬的牛根脯撈麵，變為另一熱點，開業多年，在二〇一〇年入選米芝蓮



永吉街的舊店舖。

作者供圖

精選食肆。波斯富唱片公司是一家數碼串流音樂年代碩果僅存的實體唱片公司，得到不少音樂發燒友對音質的堅持及支持，亦增加了影視產品，成為影音愛好者的「聖地」。儘管這三家有市場所需作出微調但基本不變。

值得一提的還有永吉街八號，建於一九七六年後的誠利商場。

誠利商場是三層的商舖，地舖較寬闊，有走廊通往旁邊的永和街，二、三樓間隔了大小幾乎一致近十多平方米的小舖，合共不少於五十間，各分成三排，中有狹窄的通道，在九十年至千禧年代是專賣古玩舊貨的集中場地，間中雜有兩三間郵品商店。這裏經營古玩、文玩品種繁多，有銅器、瓷器、竹木石雕、漆器、佛器、玉器、印章及三彩陶器等，令人目不暇給。

據說當年誠利商場大部分店多是同鄉或親屬，租用多家店舖聯營，他們往往親力親為，每一兩周往返內地，揀貨回港，由於貨源不絕，對當年的古玩藏家而言，較已具盛名、買賣整齊古董貨品的荷李活道、摩囉街及樂道更為吸引，成為

集散地。不少顯赫藏家，如以《論語·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命名之收藏家社團「敏求精舍」的會員及古玩愛好者、一門五傑皆為醫生的邊耀良醫生也是誠利商場的常客，邊醫生曾教導後輩不要小看放於店舖的泥頭，實是藝術價值甚高的唐三彩；一些居港的外籍藏家也活躍於此，他們每每以Hunting（狩獵）來形容每次到訪。

誠利商場的古玩交易活動程度在千禧年後有所變化，原因是這些店主多年來與藏家建立了信任，搬舖到摩囉街，店舖大了更可擴大存貨量，供相熟藏家選擇。原舖丟空後接手人的行業不同，商場亦變得有點冷清。

其實這實地前身也非凡，是名食店陸羽茶室原址。陸羽茶室是由馬超萬及李熾南於一九三三年創辦，原址前身銀舖的東主周仲騰加入為股東；馬、李兩人認為唐朝陸羽是我國「茶聖」，對茶很有研究，故以陸羽為名作為招徠；當時陸羽茶室共有三層，不少文壇名士如李依文、馮時熙、南海江太史第十三子江譽鏐（藝名南海十三郎）、太平戲院東主源慶勳等皆是常客，此外不少粵劇名伶如何非凡、梁醒波、薛覺先、靚次伯等常光顧；畫家張大千、溥儒、鄭芬等曾為座上客，並贈畫作紀念。

陸羽茶室在一九七六年遷往士丹利街現址，並得到霍英東、郭得勝、王寬誠、何添等投資，及後主理陸羽的一代茶王陳大炎亦成為股東，組成有限公司，買下士丹利街現址大廈，改名為陸羽大廈，搬遷到此的茶室地方較原址變大了，也如原店一樣共三層，茶室內的櫃檯、屏風、吊扇、花瓶、字畫皆古意盎然，傢俬盡是酸枝花梨，均是原店舖舊物。

永吉街的陸羽茶室偏重金銀交易客路，遷至新址客源源為房地產商為主，正與香港發展的軌跡同步。

時代進步，店舖往往新舊交替，但也有變成冷門行業的店家，堅持下去，不變與變，不就是永吉街「新陳代謝」的特色嗎？

老城是贛粵兩省交界處界河之北一個鎮的名字，位於江西贛南「三南」之一的定南縣，一個叫蓮塘的地方。

蓮塘於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一五六六年，設立蓮塘巡檢司，建土垣為城，成為縣治之地，此後歷經三個朝代歷時三百五十多年，遷往十五公里之外的下歷司鎮後，蓮塘就成為一座老城了。

老城的城牆大部分已成遺址，現保存完整的尚有南門「豐阜門」，西門「寶成門」及兩邊的一段城牆。城內的城隍廟還在，古水井和河前街的傳說和故事還在流傳。

說起老城，只要是定南人，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曉。但老城於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定南人而言，實是慚愧，只能說出印象二字。

這個印象，還是回想在上世紀一九八〇年代初。那時我考上了定南中學，從一個叫湖江村的農村來到了縣城，在全縣唯一可以考上大學的重點中學讀高中，我的心裏滿是興奮和好奇。

興奮是因為考上了縣城定南高中，去奮力擠那千軍萬馬的高考獨木橋，將來有機會考上大學。

好奇是因為從農村來到了縣城，認識了許多同學，這也就包括我認識了幾位老城的同學，還有他們聊起老城的一些事。

每天晚上回到寢室後，來自老城一位姓黃的同學是寢室裏最活躍的人。當我們說起自己的家時，都離不開一個「村」字，只有他說來自「城」裏。我從黃同學的話裏，知道了老城就是以前的定南縣城。

後來，我又認識了另外幾位老城的同學，他們都姓黃，我發現他們都能說會道，相比我們這些從「村」來的同學，大家在一起聊天說話的時候，我們只有聽和看的份。

想想也是，他們的家就在老城的「城裏」，家門口就是有幾百年歷史的老街，不遠處就是車水馬龍的城隍廟。出了威武雄壯的老城門，若遇見有人問起是哪裏人時，黃同學他們一定會大聲地說：我是老城的；而當有人問我是哪裏人時，我總是有些弱弱地回答：我是湖江村的。一個城字一個村字，那是天壤之別。

雖然生我養我的農村也有幾百年歷史了，但和幾百年歷史的小城相比，那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態與「談笑有鴻儒，往來有商賈」的城裏生活相比，人文積澱不同，人間煙火味就不一樣，談吐間的情性表現，言語間的自信流露就不同。

「未見其城，先聞其聲」，是從我高中同學的口中聽到的對老城的第一印象，確切地說是，是對老城人的第一印象：聰明、熱情、有

主見，對家鄉老城的喜愛情懷，溢於言表。

後來一個假期，熱情好客的黃同學邀請我去他家裏玩，我終於走進了老城，但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現在回想起來，那印象如夢似幻，僅存一點記憶。

那時的老城只是在流淌的時光裏留下的一處民居或幾條街道，那幾乎就是一座快要被歷史遺忘的小城。那次，我並沒有窺見這座古城的全貌，我跟着同學進了這座古城的一個城門，走了一段鵝卵石路，就來到了同學的家裏，吃午飯後，我們也沒有在外面溜達，就回到了學校。

那天不是墟日，小小的街道旁邊，只有幾位老伯坐在小板檯上編織竹器，身邊堆積着一些新織的籬擔、糞箕和竹扁擔等農具。街道兩邊是上了門板的店舖，一家連着一家，連通了整條街道。小城寧靜，在城牆的守護下，芸芸眾生，花開花落，春去秋來，他們在城牆下生活了幾百年。

這是老城給我的第一次直觀印象，儘管這印象太缺乏全面和客觀，但細細回想起來，卻是那麼真實，那麼溫馨，縱使時光不能倒流，往事不可重現，但我高中時代的一個美好記憶，留在了老城。

在前幾年，一個機緣巧合，我創作歌詞《定南，我可愛的家鄉》，在構思時，我在思

考該用怎樣的方式，才能最好地把我的家鄉定南寫出來。

定南地處贛粵交界五嶺深處，群山連綿，山重水復，大自然賦予的這方水土，養育了世世代代的定南人。定南的山水和父老鄉親，一定要寫，一定要歌唱的。

老城比定南建縣還早三年，可以說，老城的歷史就是定南的歷史。城，最能見證一個地方的人文歷史和文明進程，所以，老城一定要寫，一定要歌唱。

於是，歌詞中有一段：「蓮塘城，蓮花香，蓮葉繞古塘，佛道儒城一脈傳。」寫出了老城源於蓮塘，根植蓮塘；寫出了老城美於蓮花，香於蓮花；佛、道、儒三家都尊崇蓮花，在老城傳述和延續了文脈四百五十多年。我在創作歌詞時，對老城的印象又更深刻了。

讓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年，老城吸引了許多遊客驚艷於這座位於贛粵交界線上小小古城的舊貌新顏，記住了古城看得見的美麗鄉愁。

我期待著，我下次回到家鄉定南時，一定要去老城好好看看，認識當年我進去的那個城門；還要看看蓮塘，聞聞蓮香，繞繞古城，唱唱《定南，我可愛的家鄉》；還要用心地去感受古城留下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把印象變成深刻的印跡，變成深情的眷戀和熱愛。

印象中的老城



人與事

劉建芳